

我們青春時

在迷惘和渴望中
我們發覺
那是再也回不去的青春時光……

徐昕 著

農村讀物出版社

我们青春时

徐昕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青春时 / 徐昕著. — 北京 :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048-5709-5

I. ①我…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5042 号

责任编辑 刘宁波 吕睿

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125)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1.75

字数 500 千

版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太白山樵夫云：

“情尽缘来，枉自嗟吁，
雪浴情殇，奈何苍天，
东隅西隅，君子有得。”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初恋日子	1
一、张翠退学	2
二、黄铜墨盒	8
三、吕浩出事	19
四、樱桃事件	25
五、吕红远走	30
第二章 迷茫岁月	45
一、放飞的鸽子	46
二、黄祥初胜	53
三、草原奇遇	57
四、夜色魅影	73
五、饥渴的爱	79
第三章 朋友相聚	93
一、巧遇张翠	94
二、老张的情商	100
三、见面是缘	108
四、张从军转业	116
五、同学相聚	120
六、手中留香	129
第四章 浮生轨迹	135
一、静夜救人	136
二、朦胧一瞥	140
三、酒厂改制	150
四、品酒论风	155

五、樵夫讖言	168
六、有缘无缘	173
七、神秘的倩琪	178
八、吕浩论爱	182
第五章 职场困惑.....	189
一、开发区成立了	190
二、小栾跳槽	194
三、路遇小黑	197
四、回家乡工作	201
五、微妙的感情	205
六、情有三种	210
七、郁蓝的艰难	220
八、初识婷婷	223
第六章 随影诱惑.....	227
一、“欲念”之辨	228
二、糊涂不糊涂	238
三、特制的茶	243
四、秦总的礼物	248
五、性格中的东西	253
六、省城相见	256
七、准备算计	261
第七章 守住底线.....	267
一、神奇的饮料	268
二、招商	272
三、并非新招	279
四、人阔脸变	283
五、设局	287
六、男人的软肋	291
七、发火	295

第八章 无言的结局.....	303
一、双诱饵	304
二、人性的弱点	311
三、拆迁风波	315
四、小楼恐怖	321
五、找到黑娃	327
六、爱的疯狂	332
七、君子有得	337



第一章 初恋日子



一、张翠退学

躺在床上，瞿南看着窗外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灯，忽然想起了昨晚信手写的几句闲话：

静夜月如钩，春宵梦入帘。忘不掉青涩的恋情，冲不去岁月的沧桑，好一个丢不掉、跳不出的欲海情缘，叹一声人生本无常，唱一段如烟往事的歌。要走的留不住，该来的还要来。曲终人散情未了，长剑无奈伴书闲；大漠孤鸿影子寒，偶忆一抹红云淡。莫思量，泾渭分明问源头，残阳夕照话沧桑；却道是：天不藏奸，邪不压正。姑且听，凭甚信，那山中樵夫一语谶言。

只可惜，那几句谶言，他一时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心中一阵烦躁，睡不着，脑子一闪，又想起了上学时校园那片透着淡淡清香的苹果园。

那时，他家就住在学校院子里。苹果树开花时，叶子只是露着纤细绒毛的嫩片，而白灿灿罩在树干上的花瓣却引来无数忽上忽下、欲飞欲停的蝴蝶，还有嗡嗡作响的蜜蜂，于是学生们感受到了五月天空中弥漫着的杨槐花的甜。那个年代，甜是清新的，清新得没有一点假。

到了星期天，学生们脱去夹袄，换上单衣，相约出去玩耍。在瞿南的记忆中，玩耍的地方至今也还是那么熟悉，想起来甚至有点迷幻。渭北平原，说是平原，可真正居住在那里，你却一点都感觉不到是平原，而是沟壑纵横、凹凸不平的丘陵高原。

春天是黄与绿的世界，绿的顺畅，黄的醉人。若是躺在散发着泥香、草香和油菜花香的田垄上，你便整个浸在了天与地的本源世界里。这时，只有偶尔从眼前一闪而过的飞鸟，才会让你感到生命的存在。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春天里，瞿南从一枚团徽上第一次感受到另外一种让他忘不了的东西。当时，入团对许多高中生来说不是那么容易，除了要表现好，还要成分好，“地富反坏右”和有“海外关系”家庭背景的学生是跨不进组织大门的。

瞿南入团和班主任有着直接的关系。班主任马老师是位瘦瘦的高个子，他和学生说话时经常习惯性地把手弓下去。有一天，马老师对瞿南说，校团委要组织基干

民兵排，高二（三）班就你去参加训练。瞿南一听兴奋得不知怎样感谢老师。虽然他家庭出身好，但平时表现却不是很积极，眼见着“根正苗红”的几个学生都进步了，他内心开始不安起来：入不了团，插队去不了好地方，当兵更是轮不上。再说了，他也算是干部子弟，还得考虑个面子问题。而参加民兵排训练可是个难得的进步机会，不仅可以过扛枪的瘾，还能够为入团打些基础。

入了团的消息是“五四”青年节前，团支部书记黄祥告诉他的。黄祥说，校团委已经研究过了，很快就要公布这批团员的名单。黄祥的父亲是一位驾驶员。那个时候，社会上最吃香的职业有三种“握方向盘的、把秤砣的和挂听诊器的”。大概因为干这三种职业的人经常有人求，黄祥便成为班上除了县民政局张局长的儿子张从军外，唯一能够穿得出整套军装的人了。

这穿军装可是有讲究的，尤其是军帽，绝对假不得。许多同学对此研究得精道。李跃进曾经花三角钱托印章叶家的儿子叶中生在自己仿制的军帽上盖了部队的戳，还是被同学揭穿了，于是这顶帽子便被几个同学从中间撕开，用竹签插在教室的房梁上示众。这件事羞得李跃进几天都不敢抬头，连到学生食堂吃饭都不愿去。

“五四”节那天上午，全校开了一场“批林批孔”大会，会场就设在学校图书馆前的院子里。图书馆原是大成殿的一部分。这大成殿在渭北平原的建筑中算最宏伟的一个，据说，光殿檐下就有八根一人抱粗的柱子。可惜，“太平天国”闹得最厉害的那年，主殿被人一把火给毁掉了，只剩下配殿明伦堂。民国初年兴办学堂，明伦堂便改建成图书馆了。

大殿台阶下不远处长着两棵大槐树，左边的一棵大的要六个人手拉手才能拢过来，右边的一棵要小得多。据说，这树是北宋年间县太爷祭祀孔子时栽下的。开批判会时，同学们从教室里搬出长条板凳，坐在大槐树下，仰着脖子朝台子上看。批判会除了有学生发言，还有几位老师发言。学生发言时，大家都不感兴趣，听没听进去，谁也不知道；大家盼的是总务处张贤老师发言。

张老师是留苏学生，据说，他是渭北地区 20 世纪 60 年代唯一被选派到苏联留学的人。从苏联回来后，中苏关系开始变冷，他上班也没啥事做。夜深人静时，他耐不住寂寞，就用俄文偷偷给苏联的一位女同学写了两封信。信上倒是没说什么，只说想那位姑娘，只说他闲得发慌、饿得发慌。结果，这封信被邮局截了交到单位。单位有人要整他，派人查了他家“三代”，一查却发现他原来是贫贫的贫农，而且，

他的一位伯父还是榆林战役中的烈士。虽说没把他整倒，可他依旧是没事做。“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又抓了他的“小辫子”。

自打留学回来，这么多年，他竟一直未婚。“造反派”说：“你是冬天菜地里的一棵葱，蔫了叶子不蔫心。别做梦想讨个‘苏修’老婆了，限你三个月找个贫下中农家的女儿结婚。”三个月后，婚倒是没结，可他变得怪怪的，由原来讲话利利索索变得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后来，人家把他从市里的保密单位弄到县中教书。可到了学校，结巴怎么讲课呢？他几乎成了废人。于是，学校就把他放到后勤处管理学生食堂。这下可算找对了人，他本身就是学理工科的，做事又仔细，学生食堂多年的烂账给他弄得清清楚楚。

其实，学生想听张贤发言，并不是想听他讲什么，而是想过一下参与的“瘾”。当下，学生们可玩儿的东西很多，可那个年代几乎啥都没有。记得当年上小学时，《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电影被同学们翻来覆去看了不知多少遍。于是，一些聪明的同学便发明了与电影互动的方法，从中找到一种刺激和乐趣，比如说，当电影中的假武工队长问路说“老大爷，前边是什么庄啊？”时，同学们便憋足劲，眼睛紧紧盯着影幕，鼓起嘴巴一起答应道：“唉！”然后拖长声音：“高家庄——”于是引来一片舒心的欢笑。大家还给这一做法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揩敌人的油，当反动派的爷。”

张贤老师发言是每次批斗会的保留节目，他严肃、虔诚的表情和话语，把自己的卑微、无用与“白专道路”的危害性形象地结合起来了。也只有这时，他才仿佛从现实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每次开会他都要讲小时候他没爹，他娘为了让他读书硬是没有再嫁，而是迁回到离县城不远的娘家，就是为了让他在上一所好学校。这是受什么毒害呢？是“受……受……”据同学们说，这个“受”字，他要结巴七下才能接上“受孔孟‘学而优则仕’的毒害”这句话。

于是，早有准备、兴奋起来的那部分同学便开始暗中数数，当数到第七下时，便一起喊“学而优则仕”。这时，会场便会爆发出一片积压在心底、终于找到宣泄通道的大笑，似乎这样会议的效果才真正达到。这时，不论是主持会议的、发言的还是坐在大槐树下的学生都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觉得这会开得不冤枉，会议也就在同学们的嬉笑中结束了。当然，这种事后来是没有了。不知是哪位积极分子到上边告了一状，从此，开批判会时便不再让张贤老师发言了。

“五四”节过后的几天，瞿南几乎每天都去校团委门前的宣传栏转悠，但就是不见新批准入团学生的名单。他便去问黄祥，黄祥一脸正经地说：“校团委书记被抽调到上面搞专案去了，这几天没有工夫，你就再耐心等几天吧。”

一天早读，班长在读报纸。瞿南没心思听，便用手朝课桌抽屉里边摸，想偷偷拿出借来的《青春之歌》读。手刚摸到抽屉里就感觉到有一个不大点儿的圆形东西，他拿出来一看，是一枚崭新的团徽。谁放的呢？他猜是黄祥。他兴奋地偷偷把那枚团徽放到手心看了好几遍，一下课就跑去问黄祥。黄祥用手捏了捏军帽的边沿，说：“你性子咋这么急，我不是说要你再等几天的吗？要是我给你的，你不就得给班上交五分钱了吗。”这事过去没几天，突然传来消息：班上的张翠要退学了。

消息最先是黄祥告诉瞿南的。张翠的家在渭河边上。半年前，渭河大桥开通，县上举行了隆重的通车游行活动。这天，锣鼓喧天，热闹非凡，鞭炮放得比过年还多，不仅县革委会主任亲自讲话，还在渭河大堤上搭起戏台子，唱起了全本的“样板戏”。周边公社的群众多少年也遇不上这样的热闹场面，像赶集一样络绎不绝地拥到了大桥上。

张翠的嫂子过门才一年多，生的胖儿子刚过满月，男人被公社调去修水利，她在家闷得难受，便抱着孩子出来看热闹。一到大桥上人挤得不行，太阳一晒，她口渴，便急忙忙地沿着桥边向桥下走，想找点水喝。这时，孩子哭着想吃奶。她心疼孩子，便解开扣子，掀起褂角喂孩子。哪知她酥白的肚皮、弥散的汗味和奶味立马引来了无数男人赤赤溜溜的眼光。她便回过身顺势把孩子放在水泥筑成的大桥栏杆上，用手搂着喂。

这时，庆祝大桥开通的第三拨礼炮突然震天动地地响起来了。张翠嫂子心中一惊，怕震着孩子，忙用手去捂孩子的耳朵。哪知她慌了神一松手，那孩子一下就从大桥上掉进了泛着黄色泡沫的渭河里。

据后来看见的人讲，孩子掉进河里时，只是肚子上的红兜兜在水光里闪了下就再也不见了踪影。张翠的嫂子吓傻了，跪着求人帮忙去救孩子。有几个人见状，忙跑到大桥下去救人。

这时，县革委会的贾主任被人请了过来。他毕竟见过大世面，一面派人联系船到河中心搜寻，一面叫救护车把已经晕过去的张翠嫂子往县医院送。可救护车刚下大桥，张翠的嫂子就醒了。她死活也不肯去医院，非要下车去找她的孩子，医生没

办法只好让她下车。哪知第二天早上，一夜不见孩子的她想不开竟然投了河。直到第三天傍晚，人们才在渭河与泾河的交汇处找到了她的尸首。人们把她打捞上来时，她的一只手里还死死攥着小孩的一只鞋。

张翠嫂子死时，她哥才二十多岁。他一心想让他娘再抱上孙子，便托人四处寻亲。后来，邻村的妇联主任帮他在周村寻了一门亲。女子初中文化，二十六岁还没嫁人，不是嫁不出去，而是她爹出身不好，养了个儿子三十多岁还没有说上媳妇，于是，无论谁来提亲就一个条件：换亲。张翠本来要强，想上学，可经过家人连续几天的劝说，再想想哥太可怜，而且见本村插队的西安知青，读了高中还得扎根农村、修理地球，一横心便答应了换亲的条件。

黄祥说：“这些都是从班主任那里听到的。”说到这里，他停了停，又说：“现在要是真的和苏修打仗就好了。”瞿南问他为什么，黄祥说：“要是真上战场，我能立功。”“立功前，我要到张翠家去一趟，腰里就像杨子荣一样别着一把手枪，谁要敢逼迫张翠……”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直到这时，瞿南才明白黄祥对张翠有意思。

那时候，城里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之间的距离不像现在这么大。每年夏收和秋收时，同学们都要到县城附近的公社帮助农民伯伯劳动。学校为了省事，便让吃商品粮的同学和农村同学自由“结对子”。于是，城里的同学便几人一伙到农村同学所在的生产队劳动，大家感情上很接近，也容易沟通。

一天早上，在学校学生食堂的门口，瞿南突然遇到几天都没看见的张翠。他想和张翠说几句话，可她低着头只顾在水池里洗碗，装着没看见他。瞿南也不好说什么，拿着一个刚买的馒头转身走了。走在路上，他第一次在心里想象着一个女同学的模样。与县城的女孩子比，张翠的皮肤显得有点儿黑，但是细细的、滑滑的。当时，县城的女孩子都流行留“运动头”，就是模仿女运动员的发型，显得简单、活泼。张翠却依然保持着农村女孩子梳辫子的习惯，但她的辫子不是随意地甩在脑后，而是扎得紧紧的，留出长长的发梢，再把辫子弯弯地从脖子滑到胸前，这就显得与其他女孩子有了一点不同。

星期天，瞿南到教室里拿东西，一看教室门锁着，便拉开一扇窗子跳了进去。当他找到自己的东西刚要从窗子跳出来时，蓦然看见张翠站在窗外朝教室里张望。

“我来拿点东西。”瞿南讪笑着说。张翠笑了笑，但笑得有点紧张。她说：“我

也是来拿东西的，被褥等都扎好了，就剩下些书本，拿回去也没用，丢下怪可惜的。”停了停，她又说：“你帮我把书本拿出来行吗？”

瞿南找到张翠的课桌，从抽屉里把她所有的书本拿出来，又找来一根绳子把书捆成一个小方块，然后从窗子递了出去。张翠接了东西却没有走，她隔着窗子对瞿南说：“到我家要走十多里路，有个自行车就好了。我哥本来是要接我的，可我不让他来。”

瞿南家是有一辆自行车，可那是他爸骑着上班的。他便说：“问黄祥借，他家有。”张翠似乎有点失落，低着头说：“那不用了，我自己走吧。”说完，她缓缓地转过身，拎着东西要走。就在张翠转身的瞬间，瞿南觉得她眼圈里闪着让他心中一颤的泪水，便顾不得想什么了，一路小跑来到他爸办公的地方，隔着门窗朝屋里一看，他爸不在。这时，办公室的小林推门出来问他：“你是瞿主任家的孩子吧，找你爸有事？”“嗯，有点事，我想找我爸借自行车用一下。”瞿南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小林看了看他，说：“你爸下乡搞社教去了，我给你找一辆吧。”

骑上自行车，瞿南一阵风地朝县城北边赶去。他听黄祥讲过张翠的家在西渠公社。这条路他只走过一次，那是冬天下雪时走的。现在正是初夏，路的两旁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麦秆已经开始泛黄，麦穗还带着青色。麦田被风一吹，天空中弥漫着醉人的麦香味。骑了一阵，瞿南看见前边不远处停着一辆马拉的轱辘车，张翠正在和赶车的人说些什么。他朝张翠喊了一声，她回过头来，显得有点惊讶，忙对赶车的人说：“叔，谢谢你了，不用你捎了。”瞿南帮她把网兜挂在自行车把上，然后让她坐在车的后座上朝前骑去。

骑了一阵，张翠把头从车后凑上来说：“你累了，我们下来走走吧。”走了一段路，两人谁也没有说话。前边不远处有一个山包稀疏地长着些灌木。张翠指着山包说：“过了这山包，再往前走一阵子，穿过一片麻田就到我家了。村里人见生，见到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和我走一起好说怪话，你就送我到这里吧。”

瞿南局促地说：“同学一场，你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们。”这里，他特意用了一个“我们”。说完，他就准备推车走。刚要转身，张翠急切地说：“你等等。”一边说着，一边径直跑到一片麦田的后边。不一会儿，她用衣襟捧着些豌豆角回来了。

“这是我们生产队的，夏天到了，豌豆角都老了，好不容易才找了一点嫩的，你尝尝吧。”她边说边把豌豆角放在路边的一块田埂上，顺势坐了下来。瞿南拿了

几个豌豆角正准备剥开朝嘴里放，张翠已经麻利地剥了一小把放在他手里。看着瞿南吃着她送过去的豌豆，张翠脸上露出了一丝甜甜的笑容。她有点自言自语地说：“在学校时也不觉得啥，这要走了，心里倒是怎么都舍不得，想想还是待在学校好。”她停了停，又说：“那个男人和他家里的人已经过来了，我哥过几天就要娶亲了。那男人家催得急，很快我就要过门了。”瞿南平时哪里能听到这些话，他感觉脑子恍恍惚惚的，不知说啥是好，只是默不吱声地听她说。

这时，张翠突然站了起来，她用一只手拉了拉瞿南的胳膊，涨红着脸说：“那个团徽是我放的，本来是想给你说的，可没敢说。”说罢，她贴着瞿南的身边坐下。

瞿南心中一颤，轻轻地“嗯”了声。张翠仰着头朝他看了看，又把胸前的辫子拢到脑后，一只手似乎有些不经意地放到了他的腿上。瞿南的脸“腾”地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子上，他双手抱着膝盖，眼睛盯着脚下的青草，一声不吱。张翠又仰起头朝他望了望，接着猛地坐起来，把脸颊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前，嘴里不断地说：“这样……我一辈子就不后悔了。”说着浑身一阵颤动，眼泪“哗”地流了出来。

瞿南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本能地想伸出手紧紧地搂抱住张翠，可眼前却总有一个影子在晃动，便慌慌张张地推开了她。后来，他也记不清对她说了些什么，又是怎样离开那里的。当他回到家里，看见父亲严厉地盯着他时，才缓过神来。

“你今儿借车子干什么了？”他爸问。“帮同学一点忙。”瞿南怯生生地回答。他爸在屋子里走了几步，说：“公家的车子你以后少借，这事总是有人会传的，别没事给你爸惹事。”

二、黄铜墨盒

很快又是一个星期天，张从军提议去后山的水库炸鱼。张从军的爸是县民政局局长，县武装部有个姓陈的管理员，给民兵训练时留了不少雷管，这管理员想转业后在县里安排个工作，便隔三差五地往他家跑，一来二去和张从军混熟了。他带张从军上山打过两梭子弹，又教他炸了一回鱼。有一回，陈管理员出去给食堂备货，

张从军偷偷从他床底下的箱子里拿了两个雷管，打此以后，他便有了卖派^①的资本。“那雷管往水里一扔，白花花的鱼就漂了厚厚一层，能拉三架子车。要试试吗？眼下，我家的猫都懒得吃鱼了。”这话他对瞿南和黄祥说过好几遍。瞿南便对黄祥说：“他能不够，咱就让他能一次。”黄祥得意地笑着说：“行，激他一下。我家一年都吃不上一次鱼，看他是‘嘴儿客’，还是要真格的。”

于是，他们分头约了李跃进和叶中生，提了一只面口袋，跟着张从军来到了后山的水库。到了水库边，张从军显得有点紧张。毕竟这是他自己第一次摆弄真家伙。看到张从军把导火索朝雷管插的时候手都在抖，叶中生拉着李跃进撒腿跑到一棵大树后边，摆着手说：“算了吧，你别把我们几个当鱼炸了。挨了你的雷管，可当不了英雄、评不了烈士。”

张从军的手还是抖得不行，黄祥推开他说：“我来试试看。”瞿南一把拉住黄祥：“莫^②要胡来，你又莫弄过，这东西炸了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几个人正说着话，从水库西边跑过来一个人，边跑边高声喊：“哪家贼娃子，敢偷公家的鱼，我要是把你逮住剁剁就喂鱼了。”

几个人听到这声音，便像兔子一样朝水库下面跑去。跑到一个沟边，他们回头一看，那人也不追他们，只是站在水库大堤上朝他们叫喊。黄祥对张从军说：“丢脸了吧，这里还能炸鱼，吹牛脸不红。”张从军肯定地说：“怪了，上次我和陈管理员就在这儿炸的嘛。”

瞿南想了想，说：“这就对了，陈管理员是谁，面子比咱大。附近生产队大小干部都认识他，人家当然行了。”几个人听了都觉得在理。可既然憋着劲儿出来了，雷管没扔出去，心中都觉得不快；再说张从军也感到不露一手，面子也过不去。大家都看着瞿南，他又想了想，说：“天下鱼也没死光，水库炸不成，就去河里炸。”

他们几个沿着玉米地的田埂走了有一里多路，来到泾河边上。瞿南拾了一块鹅卵石朝河水中扔去。“不行，这水太深、太急，就是扔个手榴弹也炸不上个鱼。”大家对着湍急的河水看了一阵，决定重选个地方。他们穿过一片芦苇，来到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边上，估计这是泾河的一条岔道，河水静静地流淌着，在午后的阳光

① 方言，炫耀的意思。

② 方言，有“不”“没有”的意思。

下泛着金色的光。大家脱了鞋子，坐在河边的沙滩上。张从军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雷管，朝大家看了一眼，说：“你们可都趴下，我可真点了。要是把你们崩飞了，这鲜活乱跳的鱼可都留我一人吃了。”

大家飞似的躲到岸边的一堆鹅卵石后。张从军点燃了一支烟，把烟头对准雷管的导火索，见冒出了火星，便拼命地把雷管朝河中心扔去。只听“轰”的一声，水面上冲起一丈高的白浪。大家很兴奋，以为会漂起白花花一层鱼，可耐着性子等了很长时间，除了几条小鱼外，连一条像样子的鱼都没漂上来。

鱼没炸到，天还早，瞿南提议去红锋公社知青楼找刘明玩儿。其实，他去知青楼还想见另一个人，这人是谁他不肯说。刘明比他们高两届，人长得帅气，单就穿着就比其他同学显得突出。刘明他爸是老八路出身，到县武装部工作前是一个部队的团长。按理说，他有的是让县城孩子羡慕的军装穿，可越是有他越不穿。他喜欢穿当地村民织的粗布，夏天下身穿蓝粗布做的宽腿裤，上身穿贴身白净的粗布衬衫，冬天是一身粗布做成的棉袄、棉裤。他又能说一口普通话，因此，成了县城不少男同学崇拜、女同学暗恋的对象。

瞿南他们穿过一片柳树林，又朝东走了几里路，才找到刘明居住的知青楼。这里插队的知青原来并不集中居住，而是分散居住在社员家里；但自从西安来的两个女知青半夜被人从窗户爬进去摸了下身，县里便按照上边的要求盖了知青楼。楼是二屋红砖砌的，下边住男知青，上边住女知青，旁边是一溜猪圈，养着几头猪。猪圈的土墙上用斗大的石灰刷着一行标语：“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支援世界人民反帝反修运动”。

瞿南他们刚来到知青楼下，就闻到一阵菜籽油炒菜的香味。还没有来得及喊人，楼上和楼下就像看戏似的探出了不少脑袋。有个女知青从二楼窗口向他们喊道：“是西安来的吗？”“不是，不是，我们是找刘明的。”瞿南回答道。

这时，从楼里跑出一个人，他冲着瞿南说：“来来，我住这边。”然后，他又拉着嗓门对楼上喊：“西安来的知青半夜才到，你们耐心等吧。这几个是小兄弟，还是祖国的花骨朵呢，现在可采不得，等明年才来当知青呢。”

瞿南几个跟着刘明来到他居住的屋里。屋里还有一个人，个子不高，长着一张娃娃脸，留着一个小平头。刘明介绍说：“这是咸阳来的知青，叫远生。”远生一看来了这么多人，一脸兴奋。他凑上来说：“明哥，我去找老乡借几枚鸡蛋，再弄